

围屋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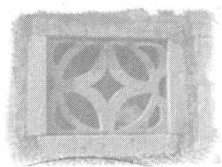
寂寞铁围屋 煎熬女人心

一次意外的遭遇
使她的爱情之箭由同性射向异性
并最终为这段近乎狂野的恋情慷慨赴死……

温燕霞◎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围屋的人



温燕霞◎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围屋里的女人 / 温燕霞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80742-868-8

I. 围… II. 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17926号

围屋里的女人

温燕霞 著

责任编辑	姚雪雪
美术编辑	方 方
制 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20.75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49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42-868-8
定 价	33.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引子】

那个县城很小，玲珑中有一种险峭，这险峭似乎来源于那条河，它那么湍急地从山中泻下，刀一般地将县城劈开，但更多的还是缘于城外的椅背岩。椅背岩在县城扩张以前肯定离县城很远，现在则像一个冷漠的男人，漫不经心地倚城而立，远观的确如一把巨大的椅子。椅座上有一幢虽经过修葺但仍显得破败的围屋。围屋呈四方形，青砖砌就，俗称谢家老围。在我看来，谢家老围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匣子，它收藏了该县所能产生的最离奇的故事。那种散发着哀怨与血腥甚或暴戾的传说我暂且不作记录，光谢家老围本身的历史，便足以征服一颗易感的心灵。

谢家老围如今看来当然有些颓唐了。它后面靠着刀削一般的绝壁，左右两边是阴风阵阵、山岚缭绕的深渊。上下两层的围屋并不矮，但坐落在这样的地形中，却像一张被拳头击扁的脸。我前去参观的那天，天空阴郁得几乎出水，春寒使我不断地颤抖。我踉踉地穿行在那条四方形的走廊中，心中风起云涌。我不断地注视着苔痕蔓生的地面和斑驳的墙基，试图找寻到与房屋最初的主人、本地富绅谢晋堂有关的一丁点东西，但是我失望了。我只能听民俗博物馆讲解员的讲解。讲解员是个瘦弱娉婷的姑娘，她黑白分明的眼睛有一种梦般的朦胧。与此相呼应的是她那飘忽的声音。她说谢晋堂在一百八十多年前做了这幢上下两层、方圆几十亩的围屋之后，不久全家即因一种莫名其妙的病死了个净光，这座围屋由此而成凶宅，并因此空了几十年。后来不知打哪儿来了几位尼姑，她们征得谢姓族人同意后住了进去，并改名净土庵。可官府不久就抓走了那些尼姑，说她们是长毛的残兵败将。这之后有一个被遣返回乡的宫女谢芝英住进了围屋。由于她在清宫时专做绣工，绣艺高超，回乡时虽说年老眼花，绣出来的东西却仍然超群卓绝。不久她开办了该县历史上第一个女红讲习所，一时间弟子满门。谢芝英去世后，围屋被改为“清洁堂”，专收寡妇。“清洁堂”戒规森严，许多女人在这种严厉的戒规中脱水脱色，终至成为枯叶一般的老女人。不过这并不影响“清洁堂”的声名远播。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谢家老围成为当地最著名的“清洁堂”，收留各地寡妇二百多人，并有许多故事在民间流传……

讲解员的声音一片片地覆盖过来，我嗅到了栀子花飘落时清远的芬芳。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看见了想象纤细的裸足，它正轻轻踏着讲解员花瓣一般堆垒得越来越厚因而越来越软的声音，悄悄地逼近我的笔端……



目录

第一章..... (1)

听着外面滴滴答答的雨落声，春生覆满血浆的脸宛如一只被人按进缸底猛地放手之后给水冲上来的木瓢，不偏不倚地扣在了豆苗的面上；四月的风有些凛冽地吹着，晨曦中五娘看见自己乌黑锃亮的长发铁丝蛇一般地四处滚动；铁板嫂这回真的绽开了笑脸，咧开的嘴唇有些乌紫，牙却又白又齐，而且笑得那样无声无息，所以才显出与众不同的恐怖；打量着狼藉一片的房子和院坪，阿芸婆第一次感到死亡原是值得憧憬的。

第二章..... (24)

难道是鬼？豆苗浑身的汗毛立时倒竖起来；铁板嫂一锄头敲在癰疤头上，只见暗红的血涌出来，把脚下的土都染黑了；当五娘目睹秋千嬷那副可怕的模样时，声音像一只怪兽从喉咙里爆裂出来，叫得人心胆俱裂；阿芸婆的眼神渐渐直了，握刀的手指越来越无力，刀掉落在地板上，发出“咣当”的脆响。

第三章..... (46)

仿佛为了证实豆苗的想法，那人紧接着猫腰往旁边的那块大石头后面闪去；五娘几乎在走出房门的同时便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门已经锁上了！铁板嫂仿佛听到一声炸雷在耳边响起，黑红的脸顿时变成了茶色。

第四章..... (67)

秋千嬷的喊声像巫婆在给死人招魂，袅袅地在空中露出一缕隐约可见的苍白，仿佛清明时节招摇于坟头的幡旗；豆苗刚踏进那块阴影里，脊背上便倏忽间感受到一股冷气；阿芸婆一边跑一边凄厉地叫喊，文静姣美的面容也因愤怒显得有些可怕；五娘睡得很安稳，直到她突然被一种异样的感觉所惊醒。她看见被月色映得灰白的屋子中央站着一个人！



第五章····· (89)

当那只粗糙的大手捂住豆苗的嘴时，除了嗅到男人的体臭之外，一个绝望的念头涌上了脑海；阿芸婆下意识地将食指伸到鼻前嗅了嗅，一股淡淡的油墨香气让她浑身的神经为之一紧；跑啊跑啊，一直跑到人来人往的街市，铁板嫂胸中那腔燃烧着的血液才渐渐冷却下来；五娘看见他握烟斗的指关节皮肤绷得很紧，白得都能看见淡淡的血丝了，五娘冷不丁打了个寒战。

第六章····· (108)

不一会儿，夹墙上就挤满了看热闹的妇娘人，她们黑色和阴丹士林蓝的衣裤即便在灿烂的骄阳下看去也显得太过沉郁和肃穆；阿芸婆听懂了他没有讲出口的话，心一酸，早就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此时倾盆而出；当前头那个人走出甬道、站到天井那儿时，铁板嫂不由得猫下腰躲在墙边，大气也不敢出一声；豆苗刚要走进，冷不丁隔壁有人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吓得豆苗半个头磕在门板上，“咚”的一声响，两眼直冒金花。

第七章····· (137)

五娘注意到刘公馆的猫，一旦进入发情期，神态举止便会妩媚起来；阿芸婆刚想到“烟静”二字时，眼前便亮堂了几分，其实也不是什么宝贝，不过浮起了一张施满脂粉的脸，高额广腮，眉目疏阔，嘴和鼻子却小巧得挤在一起，看上去和善而忧郁；铁板嫂掀开阿芸婆的棉被，举灯照了一下，这一照可把她吓坏了；豆苗瞅着云瓶的那套衫衣，发现上头的荷花正是自己的手艺。

第八章····· (162)

五娘禁不住拉开一道门缝，结果“砰砰”两声，几颗石子似的东西射了进来，险些砸在她的身上；他为什么要用那样陌生的目光挖我呢？阿芸婆一下子没有了胃口；“不值钱，但是值命，一切全都拜托您了！”杨飞燕和老龙子望着铁板嫂，那种依赖和祈盼的眼神使铁板嫂顿时生出一份庄严的感觉；“马上就走？”豆苗不敢相信地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鼻尖，心里忽然生出个相当奇怪的念头。





第九章..... (198)

她张口结舌了一阵，正想讲一句什么话，戏子却鬼魅般地突然消失了；阿芸婆和文秀对视一眼，互相都对对方的目光里发现了难以言传的惊疑和惧怕；铁板嫂凑在地板上观察着，只见这脚印走了两步后就完全失去了形迹；一个火闪中，五娘看见秋千嫖赤裸着身子像条银鱼似的往前飞去。

第十章..... (231)

豆苗还没看出一个大概来，一个铁塔般的身躯就倏地从旁边冒了出来；她和阿芸婆互相搀扶着走到金标和杨飞燕的尸首旁，心中对这一切持怀疑态度：这些该不是噩梦吧？铁板嫂的脸倏地变了色，她一拍大腿，大声嚷嚷着要大家都去寻秋千嫖；迷离中，马寡妇似乎回头望了豆苗一眼，眉梢处带一丝阴险的笑容。

第十一章..... (260)

面对那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身上到处青一块紫一块、脖子脸颊和手脚上都是血痂的脏女人，阿芸婆半日缓不过气来；他这是干什么？玉荷是谁？前两次在我屋里他也这样，难道他是疯的么？五娘出了一身冷汗；有人在外面耳语，铁板嫂惊得毛发纷飞：老龙子来啦？“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阿喜的，你不要瞪眼睛，还是实话实说吧！”豆苗做梦也没料到云瓶会讲出这样一句话来。她怔了半天，接着就打起抖来，泪珠子像碎米，筛了满地。

第十二章..... (287)

天，她还窝了人在上面，而且是个男人，这可了不得！刹那间，阿芸婆的脑袋热得像口架在烈火上烧了许久的大铁锅，所有流经那儿的血全咕嘟地冒着泡；五娘剧烈的反应肯定出乎戏子的意外，他愣愣地盯住她看了几秒钟，忽然扬手扫了五娘一个耳光；“我们做一笔交易，你过来，到我这边来……”铁板嫂遵命爬了过去；等豆苗听见脚步声转过头来时，一切都已经迟了。一根大棒敲在她的脑袋上，她还没来得及哼上一声就昏死了过去……



第一章

Part 1

很多时候，只要一想到“命”这个字，豆苗就觉得自己像一条鱼。因为最早哺育她的不是母亲甘甜的乳汁，而是哗哗响的雨水。十八年前春季的某一日清晨，晦暗的天下着雨，每滴水珠都呈现出乳头的形状，落到已经湿润得接近泥泞的地面时，却散发出难以言说的膻味。豆苗当时躺在镇上一家药铺的瓦檐下，乌紫的脸上溅满了细小的水珠。她很饿地吮吸着冻得冰凉的小嘴，娇嫩的手脚不时踢动一下那条裹在身上的红色小被子。这被子是新的，艳红的质地上绣满了精巧的花朵和蝴蝶。花朵不计时令地开着，美丽出一种漠然。那些蝴蝶则有着不湿的翅，在那样的雨天里还用薄得可怜但却妖烧的双翼扇出一片荡漾的春意。一个赶早卖菜的妇人戴着尖顶斗笠，披着旧蓑衣在药铺门前经过。她年轻然而疲乏的双目在溜过那床光彩照人的被子时无疑被那鲜艳的色彩灼痛了。她走到被子跟前时，被雨水欺骗了许久的豆苗突然领悟到雨水与她迫切需要的乳汁是有区别的，于是她拼尽力气，发出猫一般的叫声。卖菜的妇人吃了一惊，本能地退了两步。她远远地瞧着襁褓里的这个孩子，脸上露出深思的表情。蓦地，她摸摸胸前那对被这个婴儿的哭声逗弄得胀痛的奶子，终于作出了一个决定。她放下菜担，躲到瓦檐下，撩起半新的阴丹士林蓝衫，将浑身湿漉漉的婴儿抱到胸前，把酱色的奶头塞入那张开得大大的口里。

“后来我把你放在菜箩里，新买了块油纸给你遮着，菜一斤都没卖，就打转身归屋。”

那个妇人后来老了，成了真正的碎嘴婆婆。而且她确是个婆婆，那个被抱归的女婴理所当然地成了她的儿媳。这个儿媳谁都知道，那就是豆苗。这时的豆苗对十八年前的那

个雨天已毫无记忆，她所有的印象都来自婆婆时而温存时而冷淡的叙述。婆婆断续的语言织成了一道雨帘，让她忽然产生了做一尾鱼的想法。

当然，豆苗的这种想法并不仅仅来源于婆婆的追忆，除了十八年前的那个雨天外，还有另外的雨天冲击着她稚嫩的心堤。它们在她心里掘了一口井，终日波光粼粼，她偶尔一俯身，它们便波涛般涌过来，将她淹没在其中。

去年冬季的一天，本来连云都不见一朵的天空蓦然间黑成一块铅。她和圆房不久的丈夫春生正在山上砍柴。春生身子骨一向虚弱，已经咯了好几个月血了，本来婆婆的意思是让豆苗一个人去打柴，可卧床许久的春生却突然间容光焕发起来，争着要陪新婚不久的豆苗上趟山，权当赶一回圩。谁知天公不作美，骤然间风狂雨急，春生的脸在雨里仿佛一朵萧瑟的残花，白里透着委顿的死色，让豆苗看了心惊。忙乱中豆苗丢下柴刀将春生带到一个浅浅的岩洞里。看来岩洞时有人栖息，在那隆起的石块上铺了一层软软的稻草。虽然是隔年的，但在那个雨天里，稻草却飘逸着新鲜的芬芳。豆苗让春生脱去湿衣，他顺从了，不过他对自己瘦弱的身体有些自卑，所以还没等豆苗的目光射过来，他就以一种罕见的敏捷钻入了稻草中。他的脸在草堆里显得精致而激动，豆苗有些意乱情迷。她慢慢褪下湿衣，丰满的胴体在阴暗的光线中呈现出健康的粉红。春生的眸子顿时伸出许多锐利而温柔的钩子，将豆苗挠得又痛又痒。当豆苗也钻入草堆之后，这种感觉即刻传染给了春生。他激烈而痛楚地动作着，额上的青筋勃动如出土的蚯蚓。豆苗被他这股异乎寻常的激情所淹没，思绪如同躯体一般颠簸。等她意识到该怎样做时，一声闻所未闻的炸雷在洞口响起，洞顶的一些碎石块刷拉刷拉往下掉，洞中浮起呛人的尘土味。

“豆苗！豆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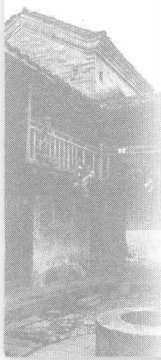
春生突然搂紧她，嘶着气急促地喊了两声，还没等豆苗反应过来，春生一口血已喷泼出来，浇了豆苗满脸。豆苗的眼睛鼻子又被又腥又稠的血浆糊住，恐怖中她不由伸手将痉挛着呕血的春生推到一边，跳起身用草抹去脸上的血浆后，蓦然间觉得洞中寂静异常。洞外的雨还在下，风将细细的水滴吹进来，拂了豆苗一身。她盯着侧身趴在稻草上不动的春生，身体渐渐抖动起来，骨骼的碰撞声听上去像是连绵的闷雷。

“春生！春生！春生？”

豆苗洁白细腻的身体银鱼一般在愈来愈晦暗的天色里游动，微弱的呼唤犹如鱼吐气泡时发出的咕嘟声，还没来得及在空气中扩散，就被另一些声音给掩盖了。在哗哗的雨落声中，洞内的沉寂有着明显的死气，豆苗鼓足勇气将春生翻了个个儿，世界在刹那间变得猩红一片。

春生就那样死了，死在一个雨天里。

那个阴湿的冬日之后，虽然有许多阳光灿烂的春日，但那场雨却始终没有止住。它们淅淅沥沥地在豆苗心里飘着，水汽自眸间散出，豆苗眼中的世界因而有一种浸胀之后





的变形与怪异。有那么一段时间，春生脸上浓稠的血在雨水里涸成薄薄的绢纱，罩在豆苗所见的一切事物上。豆苗体会到一种美丽但又难以言喻的恐怖。她不能也无法在这样无所不在的恐怖中保持她以往的柔媚与镇定。更为可怕的是，由于春生死在那样一个地方，而且衣衫不整（这不整的衣衫还是豆苗惊惧中给他套上的），婆家将责任全部推到豆苗头上。尤其是那个十八年前冒雨将她抱回的婆婆，对豆苗简直仇恨、嫌厌到了极点。这种情绪在仲春的一个早晨终于被豆苗的一声轻笑给引发了。当时豆苗正从菜园摘菜回来，想到刚才跟她打招呼的大婶说话时竟从鼻孔里吹出个茶碗大的鼻涕泡子，豆苗不由又笑了起来。她的笑声像新棉，软适中有着诱人的气息。正在院里浇花的公爹抬起身子注意地看她一眼，目光中有种让豆苗感到亲切的成分。

“公爹，花不是要下暮才浇水么？”

豆苗说话时笑意仍浓浓地驻在双颊，十八岁女子的灿烂被两片弯曲的红唇催开。这种微笑按理说是不该有任何声息的，可院坪上的平静还是被她喉中暖暖的笑声击破了。

“妖精！骚！一大早，狐狸一样叽叽咕咕笑，勾引哪个？你害死了春生还不够么？老天真是瞎了眼，让我把你带归屋，害了春生……”

刚刚起床的婆婆穿着新做的深蓝色镶银边的大襟衫和黑色大裆裤，梳着光鲜的马尾髻，黑布鞋上缀着白布条，长条脸透出几分怒气。她显然被豆苗明丽的笑靥给刺痛了，于是站在院中大声责骂豆苗，同时忏悔、痛恨自己当初的一时心软。

“……丧门星！白虎星！扫帚星！……”

婆婆这样骂人时口齿总是格外清晰，声音抑扬顿挫，富有韵律。它们在仲春微湿的晨风中扩散，豆苗顿时感受到夜露侵衣时的那份薄寒。上个春季的雨又在眼前织出一道银亮的帘子，让她影影绰绰地窥到春生已经变形的面孔。

“雨水为什么都是红的？古怪呀！”

豆苗臂弯中的畚箕砰地掉地，那双沾着些微泥土和菜汁、露水的手微微伸出，仿佛在接血一般的雨水。清晨的风从指间掠过，宛如绸子，凉滑轻软，舒适得好似夜晚春生的抚摸。

“你莫要再装神弄鬼了，讨厌！”

一旁注目许久的公爹公婆脸上都露出惊惧的神色。尤其是婆婆，当她发现豆苗仰望天空的眼珠在发直并且泛着昏红、灼人的亮光时，她突然打了个寒噤。接着她丢下一句硬人的话，招手将很是担忧的公爹叫进了灶间。

豆苗进谢家老围的事情大概就是在这个没有下雨、但在豆苗记忆中却永远泛着潮气的早晨决定的。

说起“清洁堂”，这一带的人都知晓，豆苗也不例外，因为它的名声太大了。名声大的原因并不仅仅由于早年间屋主全家的凶死和那群尼姑的传奇故事，也不在于老宫女谢芝

英曾在那儿办过女红讲习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清洁堂”是一个谜一般的地方。这几十二十年来，谢家老围收留了各姓寡妇一百多人，应该说很热闹了。然而，许多白日里曾在椅背岩停留过的人却发现“清洁堂”有一种奇怪的安静。曾经有一个小贩背着布匹在那门口蹲了一上午，居然没听见一声咳嗽，结果他害怕了，挑着担子就往山下跑，以后再也不肯上去了。

“那个鬼地方还去得？去了的人都要变鬼！”

小贩和豆苗是邻居，事后他擦着额上的冷汗，喷喷骂道。豆苗那时从未想过这“清洁堂”会和自己有什么联系，所以根本没往心里去。但是，后来她却同意了小贩的这个说法，即把谢家老围称为“鬼地方”。她之所以这样，关键在于她看见了马寡妇。马寡妇是远近几十里都有名的美妇，不幸红颜薄命，三十多岁就守寡了。只因公婆都瘫痪在床，所以守寡后还在家尽了几年的主妇职。后来她公婆一去世，虽说马寡妇这时已花颜不再，而且崽女都快要当门立户了，但族长乌须公经过再三权衡，还是不甘心马寡妇那楚楚可人的样子，最终仍将马寡妇送进了“清洁堂”——谢家老围。三年后，马寡妇的大崽下河时浸死了，马寡妇回了一趟村子。那天好大的日头，豆苗就着日光看她的脸总觉得白中带绿，而且头发落了大半，眉毛稀疏得犹如除过的草，一双曾经顾盼生波的美目泛着鱼肚的惨白，看上去真有些像鬼。

“谢家老围有好多红伞，好靚。”

豆苗遇见马寡妇时，马寡妇咧嘴冲她笑了笑说。她的牙倒是白得跟石灰一样，只是门牙上夹着片碧绿的菜叶，再配上她枯黄的面色和脏兮兮的灰衫衣，竟无由地荡起股阴森的气息，浇得日头都变冷了。豆苗敛住脚，侧身让马寡妇从窄窄的田埂上过去。马寡妇跨过一个小小的沟坎后，忽然扬起双手，欢快地唱起了一首山歌：

“哥哇你是花样多，亲嘴不够动手摸……咯咯，好痒！”

马寡妇扬起的手在碧蓝的天空划拉了几下，接着迅捷地回护两肋，腰肢微扭，笑声又嗔又娇，惊得田边站着的一只翠鸟扑闪着艳丽的翅膀飞走了。马寡妇仰首望了会儿天，喉咙里的笑声渐渐低下去，咕噜成一串，等她扎着两手再往前奔时，声音由低柔趋凄厉，听得豆苗的衣服都被鸡皮疙瘩撑开了。

谢家老围里面有很多的红伞，好靚。

豆苗自从知道自己要入谢家老围之后，耳边时时响起马寡妇的这句话。马寡妇后来疯了，再后来死了。埋马寡妇的时候下着雨，她的女儿戴着孝却撑了一把红油纸伞走在黑漆棺材后面，背影看上去挺妖娆。豆苗趁马寡妇的女儿不备，将自己的旧油纸伞调给了她。这把油纸伞豆苗至今仍在用，只是近来撑起时总感到伞柄上有马寡妇的手指在滑动，腻腻的，冷冷的，仿佛一只脱了壳的蜗牛。“蜗牛”缓缓地沿手臂而上，终于在一个微微飘着春雨、风有些过大的夜晚爬进了她的心中，让豆苗感到异常惊恐。她倏地翻身坐



起，床板在黑暗中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好像有一群巨大的老鼠在磨牙。听着外面滴滴答答的雨落声，春生覆满血浆的脸宛如一只被人按进缸底猛地放手之后给水冲上来的木瓢，不偏不倚地扣在了她的面上。豆苗“呀”地叫了声，飞快地钻进了被窝，紧闭的眼前是一片波诡云谲的红浪。

第二天早上，豆苗悄悄地挟着那把伞来到村口的河边。正是仲春时节，四野绿得逼人。豆苗的眼光过处，都好似要长起嫩芽来一样，一种盎然的生机在流溢。豆苗朝谢家老围所在的北边眺望了一阵，接着打开油纸伞放到河边的草地上，自己退到远处观赏了一回，心里有种清爽的感觉。对于红色的害怕，在这个早晨的长时间凝视里蓦地消弭了许多。但是，豆苗无法容忍感觉中马寡妇那两根凉凉的手指，于是她轻轻抬起一条结实、浑圆的腿，用脚尖将这把红伞踢进了河里。河水潺潺流着，伞被一丛石姜挂住，红伞在不是太深的河水中一晃一晃，似一朵巨大的睡莲花。想到这把伞如此醒目地留在这里将要引起的种种后果，豆苗只好涉水过去，将伞收起后扔进深水的那一边。不久，这把伴随过豆苗一段时间的红油纸伞就消失在那个奶汁树茂密的河湾上。

雨，又是雨，绵绵不断的雨。

雨整整下了一夜，时大时小，打在瓦上的砰砰声敲击着豆苗的耳轮，一圈圈漾开去，直漾到心海深处，激起无数涟漪，让她彻夜无眠。想到即将离开这个虽不是很温暖但毕竟生活了十八年的家，豆苗的泪也雨水一样泛滥开了。

夜半时分，雨正下得大，火闪和雷公也来凑热闹，把屋外的天地搅得阴森恐怖。豆苗披衣起床，摸索着点亮桐油灯后，将临睡前已收拾好的包裹又打开来。包裹里是一些日常替换的衫衣，颜色全是新旧不等、深浅不一的阴丹士林蓝。这些曾经吃过她汗水的衫衣如今静静躺在包袱皮上，很懒的样子。其中有一件半新旧的短衫，镶了浅蓝色的边，襟上还绣着几朵浅蓝的菊花，很精致的手艺。记得当初她穿起这件衣服时，春生总看她不够。那时衣服还新，春生也在，如今衣服泛着白了，春生早已命归黄泉。豆苗睹物思人，心内不由更伤感了。她呆了一会儿，听着外边的雨逐渐稀疏止息，再看看窗外泛起的鱼肚白，不敢再坐下去，于是赶快梳洗完毕，到灶下去做饭。婆婆家“食指”繁多，早上的粥要煮大半锅。煮好粥后，豆苗又将水缸挑满，然后洒扫庭除，热汤喂猪。等她做完这些事了，豆苗的公婆还有那些弟妹才起床。

“嫂子，你真的要去谢家老围么？”

春生的大老妹起床后的第一句话问的就是这个。豆苗当时正在洗手，她看了眼这个自己抱大的小姑，心里忽然掠过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她露出一朵挺甜的微笑，仿佛无限欢欣地说道：

“是呐。到时这些事都归你做喽。姆姆（娘）也要累多了，嗨！”

豆苗说罢望着十三岁的小姑。小姑子的心事果然被她猜中，只见她愣了愣，便迈着重

外八字好厉害的脚步，到灶下吹姆姆的耳边风去了。不多久，灶下传出婆婆指桑骂槐的声音：

“饥来教你咯么？没用！讲什格都没用！命摆在该（这里），要去就是要去。”

小姑还要争，婆婆给了她一巴掌，小姑哭着跑出了院门，水红色的衫衣在晨风里很亮丽，两条齐腰的长辫或许黑得过分了，在那样娇嫩的底色上显得很沉重。

豆苗没有做声。喂完猪后，她草草食了几口稀饭，眼泪哗哗地流下来，在衣襟上染出一块一块的渍。

“莫哭，装死像！跟你哇，把那件绣了花的衫衣留下给大妹着。乌须公讲了，五色乱心，这是给你新做的两套衫服，乌咯，这样稳重些子。”

婆婆拉长的脸上没有表情，口吻也是凶巴巴的，但是她拿着新衣的手有些抖。十八年的养育，其实她早已将豆苗看做了自家的女儿，无奈豆苗却克死了她亲生的崽，这样一来，即使豆苗是个仙女，她也留豆苗不得了。

豆苗于是把那件绣花的短衫留给了小姑，将崭新、漆黑的两套衣服小心地放入包袱中，又从箱笼里翻出一块破了的小圆镜和一条黑地间洋红、金黄色牡丹花的掸头帕塞在衣服里，尔后挽起已经用旧、现时送给豆苗的黄漆油红边的香篮，作别了满脸黯然的公爹、大妹他们，同了婆婆及春生的大弟春堂，起程赶往十多里外的谢家老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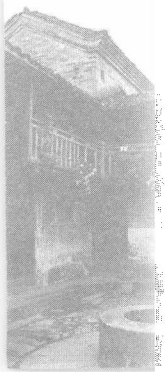
他们上路时天还好早，村首周家大屋的炊烟在浅蓝带些青色的天空袅出婀娜的图案。司晨的公鸡虽然早就啼过了，这时却受着母鸡的诱惑而争相打鸣。那个村里有名的癫佬此刻正准时地在他家的院坪上学狗叫。他的嗓音由于十几年的磨炼，人声的成分所剩不多，所以他一叫，全村的狗都跟着吠。很多懒人索性就把这阵由癫佬引发的狗吠当成起床号，是以狗吠中的村子蓦然间热闹起来。豆苗站在山坳上最后回望了一眼朝夕相处了十八年的村子，心中像虫咬了一样麻麻地痛。婆婆仿佛知晓她的心事，在山坳上放慢了脚程。婆婆原是猎户的女儿，和所有的客家女人一样，有一双矫健的天足，平日行走很快。豆苗也是全村有名的大脚板，挑着重担一口气能跑十几里，此刻肩上担子又轻，边上的小叔才十六七岁年纪，走起路来大步流星，所以三人不久就来到了椅背岩下。

椅背岩位于村北十七八里地的青羊山上，陡峭的绝壁前有一块平地，谢家老围就建在这块平地上。从山谷往上看，椅背岩峥嵘得很。当拐过一个山角，谢家老围渐渐盘龙般从那片山岚笼罩的烟绿中浮出来时，豆苗感到一股凛冽从那青灰色的方形建筑中逼出，冷冷地直扑她的面门。

看样子谢家老围的砖墙又厚又高呐。

豆苗盯着婆婆移动的背影，想说又没有说出话来。

这时，从谢家老围传来几声洪亮的钟声，悠悠地在山谷里转着圈。一只受惊的野鸡从被隔夜的雨水洗得青翠的灌木丛中惊慌地飞出，拼命地扇动着翅膀。初升的朝阳漏下



一缕，正巧照亮了整个山谷。野鸡的羽毛在这种明亮而柔和的天光中显得异常艳丽。豆苗看见一叶猩红的羽毛正朝她缓缓飞落，姿态优美娴雅，犹如水中嬉闹的鱼。说也怪，虽然山谷里吹着微微的风，但那片羽毛似乎不受影响，依然不偏不倚地朝豆苗飘落，而且就覆在豆苗的右眼上。透过稀疏的细羽，豆苗发现整个世界沾着星星点点的血红。她的心蓦地湿润起来，鼻前涌起股潮兮兮的腥气，呛得她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微微的寒战。

五娘这几日心神躁得很，夜晚躺在床上，心里竟似有火，阴阴地舔着心室，让她禁不住想扒开衣裳让身子凉快凉快。其实四月的椅背岩还很冷，加上连绵的阴雨，一床十斤重的棉被盖在身上许多妇娘人还叫冷。五娘的身体不太好，以前在戏班练功摔伤扭伤的地方一到雨天就隐隐作痛。五娘一贯怕落雨，一到落雨的日子浑身就不舒服，但这并非她讨厌落雨的主要原因，最让她生厌的是落雨时的潮湿，到处泥泞一片。有时连墙壁、地面和衣橱都渗着水珠，被子也不清爽，冒着难闻的霉味，使酷爱干净的五娘觉得恶心。尤其是椅背岩的雨天，细细的一场雨也会让房子湿得出水。庆幸的是一楼没怎么住人，二楼倒还蛮干燥，可她不能总在楼上，还得到走廊、到灶下、到院坪上去呀！五娘就怕落雨时外面拧也拧不干的样子。是以一到落雨天，她就闭门在房间里绣花或是在伞上绘花画鸟，等到食饭了，才拿了碗筷匆匆到灶房去。她近日的无名火，似乎就是这样给憋出来的。此刻她躺在干净、飘散着淡淡香气的床上，望着隐隐约约的白纱帐子出神。由于一整夜都在下雨，窗户上的挡板全部放下了，天固然早已亮了，但屋内还是昏暗一片，加上五娘没有睡好，看着看着，眼前竟现出斑驳的花影来了。似乎是浅粉色的菊花，有几只蝶儿在叶间翩跹，身上的花纹艳丽又活泼，风一吹抖抖地动，异常迷人。

可惜，这团花影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五娘叹口气，勉强爬起床，对着墙角那只红色的樟木箱发愣。樟木箱很大，大得可以藏两个人。五娘在上面钉了三把锁，因为这只木箱如今就是她的全部家当了。她梳过头后，将窗上的挡板撑起，屋内顿时清亮起来。她小心地打开木箱，尔后站在箱边欣赏装得满满的各色衣物。她知道，如果没有别的变故，她将在这个唤做谢家老围的“清洁堂”里终老。这一只樟木箱不但是她今后的全部家当，而且还是她今后回忆过去时唯一能够目睹并扑在上面痛哭流涕的实物。因为她虽然目前每月还能从那所谓的“儿子”手里得到三四块光洋的度资，但这只够她在“清洁堂”里的生活费，做衣裳是没有钱的，所以这满满一箱子衣服过不了几年就会被她穿旧、穿烂，十多年后只怕连衣片衣角都找不到，到时唯一可以让她抒情的不就是这只貌似笨重却相当实用的樟木箱么？

五娘痴痴地坐着，苗条的身躯裹在宽大的黑色衫衣中犹如一株晚秋抽出的茭白，嫩生生的，同时却又有些临近枯谢的委顿。这时谢家老围的一大半妇娘人都已起身，院子里传来各种或许只有幽居的女人才能发出的声响。年老的“咣咣”地咳嗽着，仿佛胸膛已是

空空的风箱；灶下做活的几个青壮妇娘大脚板踩在青砖地上噼啪噼啪，很脆的感觉，宛如顽皮的孩子在拍自己的巴掌。围屋北角拴着的两条狗时不时吠一声，然后是低沉的呜咽。鸡鸭鹅们也不甘落后，此起彼伏地拉开嗓门叫唤着，把那份笼在围屋周围的沉寂撕得一千二净。樟木箱子在这喧嚣中越发沉默、密实，黑黑地吞噬着五娘愈变愈迷惘的目光。五娘觉得自己的身子似乎飘上了云端，随风游荡了一阵后，悠乎晕乎地降到赣州东门边的“瑞香园”戏台上。艺名雪玉娇的五娘着红袄，披软披，裹着云肩，歌喉响遏行云，一段“寻梦”真格把《牡丹亭》的杜丽娘唱活了。更迷人的是她轻红粉白的一张俏脸和袅娜娉婷的身段，半场尚未演完，戏台上已经丢了许多光洋。当坐在包厢里的那位戏迷子老头送上五根金条时，戏园子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只有金条落在木板上发出的沉重声响充斥着整个空间。五娘的头嗡嗡响着，事过多年，她怎么也回想不起这之后的事。

钱真是好东西，五根金条就买了我的终身。

五娘的眼前倏忽间奇瑰起来，一片四射的光芒中，那五根原本光灿灿的金条不知怎的竟粗黑成坚实的木桩，桩上系着网，网中兜住一个俏丽的女人。女人的皮肤很白，一头飘散的长发掩住了她的面孔，尖尖的下巴显得幽怨。后来猛地刮起一阵风，黑发飞散如箭，落下来时，闪着油光的发丝绳索般将女人捆得结实如粽子，茧一样地在网中轻轻晃荡着。五娘听见了奇怪的呻吟声。

唉，那个女人原就是我肖五娘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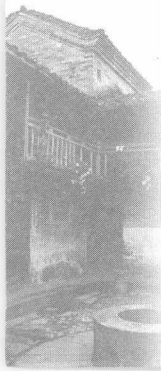
两滴泪从五娘微陷的眼眶中滴出，雨珠似的停在她苍白却细腻如玉的颊上。五娘觉得窗隙中刮来的风阴湿阴湿，还夹杂着难以言喻的草木气息。这股气息既陌生又熟悉，她的思绪不由又飘回了赣州西郊的一座园子里。那座园子是赣州首富刘云轩的私宅，种了许多桂花树和不怎么登大雅之堂的苦楝树。春天时楝花凄迷，淡淡的紫色犹如氤氲于心的离愁别绪，时常令无所事事的七姨太肖五娘满胸忧悒。

那里的秋天真是好，雨水虽不少，园中却到处干干净净，屋子里头也清爽。丹桂、银桂的薰香不客气地侵袭了那座私宅的每一点空间，而且还大方地横溢里许外，让凡是走过那一带的人都能素袖沾香。

五娘怀着一种淡远的心情去看那四年的小妾生活，心里头有莫名的平静。与女伶生活比，当姨太太似乎多少还要安稳些，尤其是当这个姨太太还是新宠的时候。一直是她的忠实戏迷的刘云轩对她其实相当不错，只可惜他太老太丑，哪怕疼五娘入骨，见了强健、英俊的年轻后生，五娘那颗在各种各样的戏文里泡得酥软的心还是会动一动。却不料这“凡心”一动，小妾也做不成了，硬生生地就被黜到谢家老围来“修身养性”了。

刘云轩你个老乌龟、老色鬼，什么王八蛋烂屁股母鸡生下来的，连飞醋都吃得一广子劲！

五娘至今仍时常在心里暗骂那个糟老头子，恨到深处时，甚至会凭空伸出一只手去



抓幻想中那张核桃干一样的脸，唇边却挑着抹说不出什么表情的笑意。这种隐约的笑容只有等脑海中那个身影浮上来时才会一点一点地僵硬、变苦。那个身影好高太，宽肩窄腰长腿，裹在军服里喷薄出难言的诱惑。五娘认识他是在刘云轩举行的一次家宴上。当时一瞥见那位副官，五娘的心就怦怦地打起鼓来。曹副官想必也有同感，是以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热灼灼的目光投注于她。对此刘云轩毫无知觉，他正忙着巴结新到任的专员呢！后来刘云轩又办了个什么“微音社”，网罗了一批喜好南北词的当地显要。五娘在“瑞香园”时虽然演的多是变了味的京剧、采茶戏，但她初出道时真正师从的是南北词。这南北词是本地产物，演时每人拿一种乐器，边弹边唱。五娘在这方面是行家，刘云轩则是狂热的戏迷、票友，所以这个“微音社”一办，五娘自然得担主角。说也怪，那个曹副官是北方人，生得魁梧结实，却相当内秀，不但棋琴书画样样来得，戏文也唱得好，便连当地并不太风行的南北词居然也唱得好，尤其是鼓板，打得棒极了。刘云轩每次唱戏必定要请曹副官来。一来二去的，五娘和曹副官彼此相看的眼神就有了异样。

也是合该有事，一日曹副官来访，五娘正在丹桂树下幽怨地踟蹰，因为刘云轩这些日子又泡上了一个会唱文明戏的女娃子。对此五娘其实并不太在意，只是好多日子不见了那个身影，心下惆怅得很，正无可排遣时，曹副官却神龙般现出首尾来了。当时正是微雨之后，桂花香得馥郁，空气中还夹着另外一股说不清的草木气息。花圃深处一片清幽，更兼芭蕉叶绿着，月季开着，小蜜蜂飞着，四目相对竟不由自主地迸出了耀眼的火花。他们刚拥在一起，刘云轩那糟老头就出现在花木扶疏的小径那一头。刘云轩老归老，眼力却好，只一瞅，便定了五娘该去的地方。

“……不是我不敬你，是你不敬我，那就没有办法了！”

刘云轩没打她、没骂她，只当她是一堵墙一段木头，冷冷地讲了几句话之后，五娘便再也没见过他，直到他突然病死。他死的时候五娘已被送入这个远近闻名的“清洁堂”，日子死水似的，任她怎样看，波心里仍没有云彩的倒影。庆幸的是刘云轩的大崽还算好，老头子仙驾后，仍托人给她送了两年的度资。

要是什么时候能见着大毛，叫他点头放我出去就好了，起码他家也用不着出这笔度资了。

五娘想到这儿，被院坪上蓦地响起的一声尖叫给吓得打了个愣怔。

“死鬼，你爹扒灰！哟嘴，有人要给我呷毒药了！救命！救命！”

五娘站起身，拉开房门探头朝下面那个大得有点令人难以置信的院坪看了看，一眼就看见一个穿着月白上衣、黑色大裆裤、披头散发的妹子在抱头鼠窜，一群正在啄食的鸡被吓得展翅乱飞，“咯咯”的声音透着逃亡者的惊恐。

“秋千嬷，该死的货，你再叫，再叫，看不叫毛虫来吃你的嘴唇！”

一个穿着黑衣裤、结实矮壮的妇娘人从灶下冲出，手里拿着下半截烧得漆黑的竹火

夹，胳膊一抬便抽了秋千嬷几下。秋千嬷许是被这个妇娘人手中的火夹吓住，要么就是被毛虫吓住，总之她慢慢地安静下来，像个做错事的细伢似的，躲到一边去啃自己的指甲了。

这个秋千嬷命比我还苦呐，唉，这个世界真是难说。

五娘梳好发髻，换了套藕荷色衫裤，拿着牙粉、面盆、面帕走出了房间。这时天已完全放亮，楼下伞坊有人在破箴。几把晾在院坪正中的红油纸伞兀自站在灰白的三合土地面上，颜色血一样鲜艳。灶下左方的井栏边围了一大群女人。她们穿着阴丹蓝士林或黑色的衣服，神情倦怠漠然，即便是高声的喧哗也没有什么生气可言。五娘瞅着她们死气沉沉的背影出了会儿神，心想反正伞坊派下的活前几日已经干完，今日索性晚些洗漱，只要能避开那些寡妇脸就行。主意一拿定，五娘便施施然往左首走了。

这围屋呈口字形，五娘住在右首那一“竖”的中间。围屋四个转角都有上、下的大板楼梯。往下的楼梯其作用自不待说，人人都明白的，往上的楼梯则通往四个角楼。角楼有八只角，也有一间房那么大，往外的几面墙上开了小小的窥窗和供鸟銃用的枪眼，黑洞洞地张着，仿如怪兽的嘴，正汨汨地分泌着阴森和诡谲。从角楼的小门出去，是一道夹墙，用麻石垒着，墙垛有半人多高，墙上也密密地铸着枪眼。可能是因为沐着天光风雨的缘故，这道建在围屋顶上的夹墙呈现出温婉柔和的姿态，就连旁边苔痕斑驳的地面，也散发着小家碧玉的清丽。

五娘来到夹墙正中的墙垛口，苗条袅娜的身子斜倚在墙上。墙是麻石砌的，漫着一层水锈般的薄苔，透过夹衣，五娘仍然感觉到石头生发的凉气。尽管五娘畏寒，但这种隐约的凉却也有种刺激的感觉。她放下洗漱用具，将梳好不久的发髻松开。四月的风有些凛冽地吹着，晨曦中她看见自己乌黑锃亮的长发铁丝蛇一般地四处晃动。不知为什么，当一络头发被刮进她微张的口中时，她蓦地恶心起来。刚才呆坐屋中时看见的那张网和网中死鱼般的女人又出现了，这个幻象令五娘极不愉快。

君为刀俎，我为鱼肉，唉！

五娘想着转过脸去。她喜欢看脚下的万丈深渊和周围重峦叠嶂的山峰。许是前些天下了大雨的缘故，深谷里涌动着一团团浓白的云雾。它们浪花似的推拥着、拍打着，不断地破碎、组合，变化万千。偶尔风大起来，有斜斜细细的微雨飘过，空中便突然有了变化，好像有人凭空挂了袭月白的纱帐，轻巧曳地而过。由于云雾太浓重，远处的山峰全都影影绰绰、若有若无，缥缈中竟有峥嵘之态。看着看着，五娘的心像被一根婴儿的指头轻轻触了一下，猛地一颤，一缕说不清是麻是痒、是热是冷的液体快速地涌向脑海，同时眼发潮鼻子发酸，有些哽咽的喉管里发出一声万水千山总是情的叹喟。

接着，五娘迷离的眼帘中现出几个晃动的人影。等他们从对面拐到墙这边的深谷里时，五娘的目光准确地捕捉到了三个脑盖顶。两个女人裹着头帕，都是黑色的，有一顶绣满了热闹的小红花、小黄花，至于那个戴尖顶斗笠的男人，似乎还太嫩，身材高挑却显单